葉文敏公集

葉文敏公集

祭文

公祭少師衛先生文

嗚呼士固有感知己而致痛於存殁之際者或係一人之私而其得所為告公之靈雪涕無已者蓋以道濟天下而失蒼生之望為朝野哀當

先皇聿求於公以為良弼實維一德而公則竭歷盡瘁以報答

恩遇惟恐臣職之未盡而或忝古疑丞之所期迨受

顧命以翼戴

守成之聖君若周召之夾輔朝夕左右不動聲色而中

外戚倚以為安危其歷相
兩朝垂紳正笏譬如泰山喬嶽巍然靜鎮自足奠麗億
類而人無從窺見其智名勇功之所為公之德秩方隆
優游
廊廟之上而急流勇退固辭榮祿遽求返其初衣推公
微意欲以難進易退之節風厲天下而廉頑立懦隱然
為士大夫出處之師
當宁眷公之渥倚公之重屢屢拯起屢
予告蓋體其至誠不忍違公素志聽養閒而繼之秉誠
協於前代逺老之遺其高風亮節不可攀陟又如鳳皇

翔於千仞而德輝之覧被一世無不仰其羽儀雖然公

雖去位身在江河心在魏闕而報

國之念實曷嘗一日忘頂踵之捐糜屬者時事多艱殿

憂

黼扆

朝廷方藉老謀勝算而安車之召未必不再動求舊之

思謂公方起而借箸以興士愾張

國威而掃欃槍嘒嘒之芒徹何意壯猷之不得展遠焉

長徃徒尸視以致恨於枕戈待旦之無時但聞

屬纊之際一語誶及私曰誦遺流數百言肫誠款款以

表餘忠於莫盡猶令讀者如對其慘怛之鬚眉嗚呼公
今歿矣哲人已萎典型徂謝凡在賢愚孰不摧痛而况
門下諸生過西州之舊第能不爲之一慟而悲凄尚饗

告學士張先生文

康熙乙卯正月十一日翰林院侍講學士張貫山先生歿於位翰林院編脩葉某既哭其哀情不能已又為文以告曰嗚呼清濁厚薄之數蓋有物司乎其間雖遭逢禮而不可究詰者固聖狂哲愚之同然若先生今日之遽誠結於

明主學術信於時賢上可以弘致君之業下可以永斯道之傳則應時而出也似非無為而乘化以歸也又胡歘焉雖先生持守之正大造詣之精專身愈苦而節愈厲疾彌篤而志彌堅歷觀古今名高之士間為度越之

舉而始終多自便矣先生一言一動必法前聖者不以氣息僅屬少懈其仔肩予與先生同翰林十六載而蹤跡參差其得時奉教左右只此一歲之周旋先生嘗問予為學之要予對以孔孟必旨程朱諸大儒發明而後炳乎若日月之中天今惟尊所聞行所知孳孳矻矻而無取空言渺論之瀾翻先生不嗤其妄謂予言是而願與予共相勉旃嗣是以往予偶有質問先生輒為是正而先生論著亦必示予使反覆而窮研猶憶仲冬之日予過先生時疾初起出黍米為餅餌啖予示言此物味甚妨胃恐不宜夙恙之新痊先生顧予而笑渠與我朝

夕久而何曾一日之棄捐方將介之以奉於予庶我勿
拒可長保乎歲寒乎感其意媿其言而鄭重弗忘不啻
肺腑之銘鐫又憶除歲之夕予見先生神貌充悅如未
嘗痾者且喜且懼因言古人致謹小愈今疾雖去而保
攝之道宜益凜乎氷淵先生執予手而歎謂君念吾至
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恠其拳拳豈期數日弗見遽
傳先生疾因急往省視而形神已離竟弗獲親承乎一
言嗚呼先生蓋棺論定真爲全人矣而予失其模範何
所倣法而躋攀尚期敬承昔訓而弗敢暴棄亦賴先生
於他年予昔里居聞先生建言曾賦二詩以志景慕後

入都門見士大夫有言先生好名不著一字辯以深論其
不然未嘗出以示先生令茲永別寧忍終閟特各錄一通
以告於几筵然詎有靈能髣髴予之精誠否而臨風悽
愴不禁出涕之漣漣

祭丘太公文

嗚呼吾年二十尚無朋儔始交令子道義是謀規我以德富哉之光匪家實師誼洽綢繆爰拜先生于床之下龐公碩德太丘長者小友呼予咲言時假屨陪杖屨數接杯斝十年以來蹤跡判然乙巳殘臘余黏南旋先生對予色悸無歔欷我高堂末疾未痊閔予小子頓遭大故爲離號風螢枝萎露先生來唁慟感行路手勸餔糜解我荼苦念此陰誼吶佩昌勝何以答之百福千齡國有壽考里有耆英予弟矜式鄉君諸詢維歲之春令子游楚實奉嚴命始啟即路英英白雲目斷南浦將父不

遑三復陟岵胡旻伊酷佑不畀斯眾日遽謝嚴霜忽摧
終天之訣子未面辭殯不憑匶殮不扶尸號〻藐孤于
里奔赴肝腑崩裂屢絕以仆我語令予身不可又勉存
爾生大事是懋欲顯其親惟有令名予雖窮困服遵懷
仁聿修厥德以敬其身庶幾藉手以慰幽冥剔吾先生
瞻懷無比生寄死歸達人一致明月在天清風盈几先
生出為未嘗遊矣昔屆七十曾請予文恨未操筆有負
殷勤何期茲日薤歌忽聞陳此蕪詞鑒予微誠尚饗

朱君令蓉哀詞 有序

君名諶姓朱氏令蓉其字也與余生同里學同業定交三十年相好如一日故世之知君者無如余也君少有至性念其父及生母早歿事嫡母尤謹自謂家貧無以娛親欲以文章致身通顯居常刻苦於學問常與余輩十數人較藝一室他人終日恣意諧笑君屏氣斂息文未成不出一語或叩其故曰吾親老矣將謀一日之養亦敢不盡力於此也故其所為制義特工次莫能及學使者校士得其文歎異之置高等及省試輒弗利凡五試皆被落人爭為之扼腕君亦自知其力已盡而通塞

有數不可強也然其志益奮不少懈未幾以非罪黜諸
生籍又遭嫡母喪遂抑鬱發病死死之年纔二十有八而
已嗚呼自朝廷以制科取士士之讀書修行者皆欲奮
出乎其間其負才蘊異不遇而死者衆矣至如君者特
以不得祿養之故齎恨以死其與世之汲汲乎富貴利
達者異也憶予輩十數人與君較藝以來廿年之中先
後中甲乙之科雖駑鈍如余亦竊一第而君獨窮困先
死其可悼也藉令君之志少得舒於時則可以不死即
不然而不遭屏黜必將發然奮發賁其餘蘊思得一當
以見其所長亦可以不死然使君之志不得舒於時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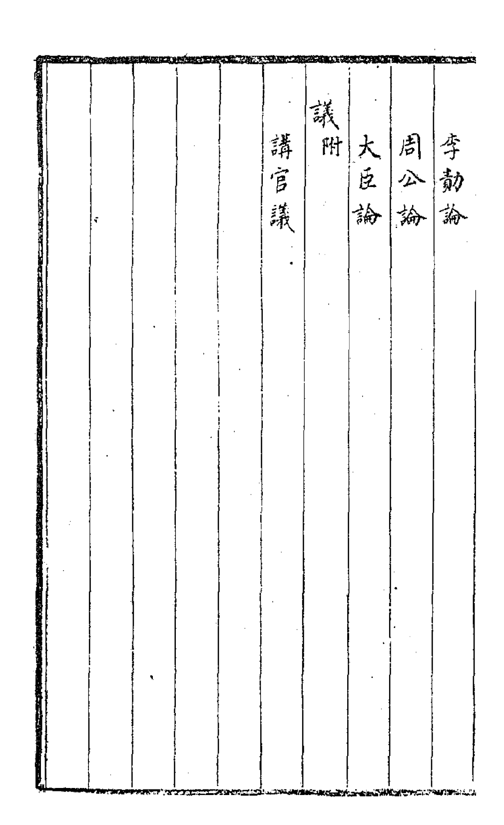
遭廢黜而非急於祿養之故猶可以時命相寬解而死未必若此之速也是尤可哀也已君之死余在京師聞其訃為位以哭既又念余素稱知君者因為此詞泄予之悲且以慰君之靈詞曰

於戲君少則績其學長則殖其行而阨窮如此君其可以無生矣然君之殁也兩親未葬寡妻在室一子芄芄未能成立君又烏可以死耶雖然君之已死而悲其不可死者猶止一身之痛而君之未死而使其不可生者實為斯世之嘵嗟君之厭棄斯人欲舍濁而逐撲抑天之遼遠難信吏詆正而伸邪不然何以使良士不得顯

名於國而孝子不得繼志於家竊聞之亂厄原賀冉疾顏夭自古多如此者故賢人達士視賦稟之遇以為適然之數而未嘗致歎於祿之不厚壽之不遐君之生前素愧未能舉此以慰君者則泫然矣今其死也猶恐怨厲之氣結而未散者各山川之崩涸掩日月之光華敢不涯其忠悃告君於地下以明朋友之道固不以幽顯之有別而間其情誼之無涯君其能聽予之言也耶其不能聽予之言也耶

葉文敏公集

論



論

急論上并序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是故爲治者不可不知所急知其所急則其本既立而紀綱法度可以次第而張布不知其所急則雖焦心勞思繁其科條峻其措設而望天下之人翕然更化也蓋難乎故於居官暇觀世變察人事作急論三篇昔賈誼因絳侯下獄上書言待大臣宜以禮文帝從之國體以尊誼又言衆建諸侯王子弟當時未及用

至武帝而主父偃申其說卒獲舉行中外亦安蓋古之君子苟其敘述關乎理亂之數無論時之行不行後之人必有思之者予愧識見淺短學術弇陋未能悉中體要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世之見者以是為狂夫之言則幸矣康熙壬子九月十九日

治天下者有緩急其最急而不可緩者衆人習而不察而智者總總焉常抱不測之憂今世之言急者曰財賦未贍也刑獄未清也盜賊未息也生民未寧也四者誠急矣非我之所謂急也四者安危治亂之形而非安危治亂之本也我之所謂最急者風俗人心之數至今日

而已極依阿澳涊貪冒無耻之習起於士大夫而漸被乎衆庶聯結牢固而成極重難返之勢不可一朝居也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禮故有所弗屈義故有所弗避廉故有所弗取耻故有所弗爲何則生者人之所欲而死者人之所惡富貴人之所慕而貧賤人之所棄也然有時舍生而就死舍富貴而就貧賤者惟此弗屈弗避弗取弗爲之心爲之也而令恣反之我是以懼也今之天下非官爵不可爲榮非祿利不可爲悦爭先而鬬捷横馳而廣騖其得者則以爲賢不得者則以爲不肖而舉世不知公是公非之所在於此之時而告之曰

弗任爲禮弗避爲義弗取爲廉弗爲爲恥則彼且譁然
而姍笑安得此迂闊之談而淵我爲嗚呼其自爲計則
巧矣我思朝廷設官爵禄利以待天下所望豈如此而
已也國祚休明海寓無事相與崇業而安一旦有緩急
而禍害有不可言者財賦之不贍刑獄之不清盜賊之
不熄生民之不寧其勢固然夫何足怪昔汲黯巍然一
夫而淮南憚之至不敢反武帝亦謂其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以社稷臣許之故兩漢之俗重名節敦清議雖國
步既移以曹操之姦雄睥睨乎旁而不敢遽攘其位及
魏晉祖尚空虛賤簡禮法人皆流入勢利百餘年之間

五姓六壻學士大夫偷生販國習以爲常而恬不知恥

由此觀之風俗人心之所繫如此其可不爲之寒心哉

扁鵲見齊君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君不應五日

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君不應五日復見曰

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君不應五日復見望而退走

今天下之風俗人心望而退走者多矣而世猶泄泄然

目之曰不急嗚呼其果不急耶其亦不知所急也

急論中

天下風俗人心之敝其急如此一旦欲起而拯之則莫先于有位而拯之之法安在則亦引之於禮義廉恥而已我謂在上者必以禮義廉恥勉其下而在下者乃以禮義廉恥勉其身令夫人君天也人臣地也然我讀周易之卦乾下坤上曰泰☷☰乾上坤下曰否☰☷天本在上而下濟爲德地本在下而上行爲功不則有隔絕不通之患則君臣相與之際其可思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費惠公小國之君也亦曰我於子思

則師之吾於頗殷則友之故臣之事君有師道焉有友道焉有僕隸之道焉而後世之責其臣惟僕隸之道而已僕隸之道不過唯諾奔走其人非有學問行誼見利則趨見害則避故可加以恩澤而不必崇以禮貌若夫臣而奚其然也人主以師友視其臣猶懼其臣怵於威嚴牽於禍福不以師友自處人主以僕隸視其臣而其臣有不以僕隸自處者乎重爵祿輕名節皆公營私而惟便利之圖失在待之未以禮請試言其一二今之內閣古之三公也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今之總督巡撫古之方伯連帥也而皆國之大臣也兩漢命相天下設

大朝會禮百僚陪位賛者引上殿拜受印綬謙讓圖辭
不得已而就位何其重也唐宋宣麻之制不甚相遠明
時廢丞相設内閣有所除拜猶托于古枚卜之意以示
人主不敢專而歸之天其待之不薄矣惟其待之不薄
故其責之亦不輕而今自内閣至六部以次補授而已
與除丞簿尉無以異上不聞褒寵之詔下不聞遜避之
詞此進之不以禮也古之大臣有自度材不勝任而不
肯就職者矣有不得展其志不得行其言而堅卧不起
者矣有以天地大災大變而任其咎以去者矣有以國
人流言橫議而亟引避者矣而今非奉處分及死喪外

未見一人以他故去位者此退之不以禮也近之議者欲令督撫命下之日不許接對一人以是為防下之道而實不然督撫奉朝命宰一方其土之文武將吏錢穀獄訟無所弗說書曰任賢弗貳若非賢耶宜擇其人若果賢耶如何疑而防之至此也且其為計亦左矣由京師而赴官或數千里或數百里朝廷安得人人而伺察之乎通賄賂受請托決不于大都白晝為之也若此者非直以僕隸視之而以姦猾盜賊視之欲其抗顏立于人上抑又難矣此亦所謂不以禮也夫大臣者衆臣之表進退舉動天下視為去就焉大臣以此自處敵其下從

風而靡竊祿苟且之事無所不至竊恐有志之士有以窺朝廷矣宗太宗以劉昌言罷政涕泣閤羣臣而餞若水謂上有輕士大夫之心即日去官蓋有志之士不可待以非禮若此有志之士既退而依阿淟涊貪冒無恥之徒連袂接袵據乎其位人見仕者之多以為天下之士悅而願立乎其朝者衆不知風俗人心已陷溺而不可救然則必上以禮義廉恥勉其下而下乃以禮義廉恥勉其身也

急論下

人主重僩風俗人心之救而以禮待其下然我謂可策勵有志之士而未可鼓動庸衆之人又必予以禮義廉恥之具而後可責其禮義廉恥之實昔者先王知天下之人無賢不肖莫不各有其私不先恤其私不可責其公於是有制祿之法自庶人在官其食即足以代其耕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足自給而離乎士君子之行又推其祿以予子孫使生也父子兄弟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缺乏而死也又予子孫靡後顧之憂夫是以出而仕者視公家之事如其私事而絜心白意以惟上之

所欲爲竊觀　本朝之制祿而歎其不然也今自一品
以至九品一歲祿入多者不過若干兩少者不及三四
十兩天下之人宦京師者有僦屋僕馬芻粟器用之需
奉命之四方者走數千里莫不贏糧舉藥送舟秣馬而
後動戒朝奔夜更歷寒暑而後至衣裳飲食百用所須
皆取辦乎此必有所不給宜乎人裹足而不前然士大
夫捐親戚棄墳墓肩摩趾接而望一官惟恐不得此其
故何也蓋今之仕者以官爲家久矣以官爲家故惟視
其官與其力之所及亂法受賂侵牟百姓有不忍言不
敢言者特天子未之知耳天下之人無不知也天下之

人無不知而不怪者以為上之祿不足以恤其私養廉之無具而勢不得不出乎此也春秋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今以上之祿不能恤其私而取之官及取之官而日朘月削愈進而愈無厭譬如女子之在深閨見塗之人赧面而驚避及其一失身而翳長袖倚市門左右睇眯以招遊人而毫不爲恥何以異此哉如是而峻法以威之嚴刑以怵之則雖殘其軀破其家而其心有所不服謂上廹以不得不貪之勢而又禁絶其爲貪之路故其一時敗露牴諱不及者則伏屍都市而工掩覆善窺伺之人則仍明目吐膽恣行而不顧上下相

欺至爲隱蔽及今而不變計我秦知其底也語曰揚湯止沸抽其薪而自已故莫如深體先王之意參酌歷代之法取制祿而變通焉即不能周其㝉亦必使贍其身夫然後可舉勸懲之典而法制禁令不爲所用所謂予以禮義廉恥之具而責以禮義廉恥之實也或曰國用方虞不足若子之言必將厚增祿秩如重費何曰自古帝王建國朝廷宗廟社稷百官師田學校其用皆不可已主者觀其緩急制其繁簡但當論宜不宜不當靳其費也巫醫卜祝技術之流皆得以功食於人爲臣者將責其扞君父死救國而私之不恤是用其身哉且古國

用之不足贊色狗馬神仙土木窮兵黷武耗之者有矣未聞以厚祿而致之絶者也或又曰厚祿而人不恢奈何曰厚之以祿則上既盡其道矣夫然後教之而不怨天下有志之士固少而大奸慝亦無幾也中人之性感之則動中孚曰豚魚吉豚魚尚可格而況人哉夫誠待之以禮又厚之以祿人主始有其風俗人心根本既立徐議張弛之具時賦之未均刑獄之未清盜賊之未熄生民之未平不過得數人而自理我之所謂急者治而世之所謂急者無不治也此可與知者言之也

世臣論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夫世臣者豈猶衆臣之比哉其爵祿恩寵獨擅朝廷之右而莫敢與爭其宗族親黨蟠結肘腋之間而猝不可動國安則共其榮國危亦同其害故天下無事正色立朝而收坐鎮之功一旦有變定大難決大疑不動聲色而措社稷于磐石之固夫是之可貴也然吾觀三代以下所謂世臣者無不怙寵以作威封己而殖貨卒之家破身滅爲天下笑非無蓋臣真士起而爭之不惟不見信從而且艴然震怒誅辱隨其後吾以爲非獨其人

之罪實當時之進言者徒興之爭是非較曲直責之以人臣之大義而未有能舉成敗禍福情勢之灼然者以告之宜其不肯降心以相聽也何則彼其平日生長于富貴豢畜于聲色目不覩詩書之文口不誦先王之典而忽語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如此為賢如此為不肖彼直以為迂濶之談掉頭不顧遂足啟其傲慢之心耳盍亦告之曰爾之生殺予奪可以奔走天下者皆恃國家之靈爽也然生殺予奪國有常典非爾行私之具為之不已而天怒人怨國既敗壞家亦隨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古之卿族失勢之後有求為編戶而不得

者奈何不知懼而思變計也嗟夫彼即不好義而求名
豈有不貪生而惡死者乎令夫伊尹周公之行世所謂
神人之事而不可幾及者也而李林甫楊國忠之身死
而族滅亦世之所睽心動目而不顧其有此事者也吾
不以其不可幾及者强之以必從而以其駭心動目不
顧有此者告之使自擇彼獨非人情也欤而欲不懔然
悔悟退而聽吾之說宜理也哉靖郭君城薛客曰君不
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螻蟻制焉
夫齊亦君之水也茍失齊雖隆薛之城到于天奚益乎
乃不果城秦圍邯鄲李同謂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

易子而食而君婢妾被綺穀餘梁肉財貨無算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平原君悟盡散財以饗士無他舉其成敗禍福情勢之灼然者以告之故不費詞而自服也雖然人情當危急之時則言易施而處晏安之日則言難入平原君悔于危急之時而靖郭君悟于晏常之日由此觀之靖郭君之賢于人遠矣

齊威王論

余嘗讀史記所載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事竊疑司馬遷好採異說多傳聞之過不然威王豈得為知治者哉夫聖王治天下不恃察察以為明而天下無敢欺者其紀綱誠脩而法度誠嚴也舜之相堯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周公之相成王也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而賢者進不肖者退此則聖王治天下之道也豈有撫四境之大統一國之衆平日之政事不舉而一旦使人貿貿焉採聽道路之言以行其誅賞者乎且威王非聰明之主則可威王而聰明之主

則史稱其即位至此已九年矣其九年中所爲何事君
臣上下相與非一日則左右亦應習知王之爲人矣猶
敢朝取一人焉譽其長暮取一人焉毀其短何無忌憚
如此哉以爲威王不知而然歟則未可謂聰且明者也
以爲威王知之而遵時養晦有待而發歟則吾未見當
日齊之廷有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挈其君之肘者何
至九年之久方遣人一出也哉且夫田野闢不闢民人
給不給或俟詗而後知至於趙攻甄弗能救衛取薛陵
弗能守齊國雖大今日去一城明日又去一城廟堂之
上豈猶不聞而必俟詗而後知也乎幸而其人據實以

告不負君之託耳萬一所使之人即能欺能譽之人而與左右相表裏吾不知威王又何道以處此也唐之肅宗嘗遣中使察外官矣德宗又遣裴延齡韋察宰相矣其時之賞罰當攺不當攺君子果進而小人果退歟其所行何以異此吾謂威王而知為治則當如古帝王立法度而飭紀綱則人不勞而自服矣不能立法度而飭紀綱而挾智御數信任私人欲於臨時示不測之用米如遷之言適見其闇於為治而特出一時之僥倖也歟嗚呼為國者舍大舜周公之道而信紀載之詞好為度外之舉其不若唐之肅宗德宗名亂而速禍者幾希矣

鼂錯論

漢景帝時內史鼂錯用事擅鑿太上廟垣為門丞相申屠嘉欲奏誅錯錯恐自歸于帝丞相奏事帝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不致於法及吳楚反以誅錯為名帝納袁盎之譖斬錯東市葉子曰錯之死宜矣人皆謂吳楚反袁盎譖之錯以故得禍吾獨謂不然吳楚即不反盎之譖不行錯亦終不免於禍何則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大公至正之道而已大公至正之道臣不敢以私奸其君而君不敢以私庇其臣今錯自知其罪而可以請之帝帝亦明知錯之罪而可以貸其死是君臣之間挾私

背道以相與也夫挾私背道以相與而其交豈能久乎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刖彌子母
病矯駕君車以出君曰孝哉以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
遊于東園食桃不盡以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
念我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我車
又嘗啗我以餘桃蓋自昔君臣挾私而背道者未有能
善其終者也帝之於錯豈不然歟吾嘗論景帝天下之
忍人也栗姬妃也以恚怒死臨江王太子也以母失愛
死周亞夫功臣也以不阿旨死鄧通先帝之嬖臣也以
宿憾死其生平喜怒不恒非一事何有於一錯觀其告

盎曰果爾我不惜錯以謝天下則帝之心久已棄錯矣帝棄錯而錯不悟徒恃其區區之舊恩以為上必不負我不知此固帝之所甚輕也天下固有强臣迫脅主不能制而誅其私人以謝之者矣唐德宗以李懷光而逐盧杞貶白志貞僖宗以李茂貞李克用而誅杜讓能罷張濬若帝豈有是乎當其時吳楚雖反不過一隅之蠢動而漢之强兵宿將足制其死命于國勢未有毫毛之損也使帝非有憾於錯而顧先誅謀臣以快數人之怒其必不出於此矣彼袁盎者小人之尤早已窺見其隱急乘間以中之耳不然盎之於帝其嚴重相信固不及

申屠嘉之萬一也嘉之力不能誅錯於前而謂盎之力能殺錯於後也哉而蘇氏乃責其不自將而令帝居守夫錯在左右讒人猶得間之制在外乎吾恐師未出而將先受誅此又闇於料事之甚者也

荀彧論

曹操誅蔑漢引荀彧爲尚書令及董昭議加操九錫彧獨謂曹公本與義兵不宜如此遂飲藥自殺論者皆憐彧以正言蒙禍嗚呼彧事操二十年帷幄之謀無不與及墓業垂成而責以大義以身殉之彧不若是愚也葉子曰彧智士也當時爲彧計惟有死爾彧不死操亦必死之夫操有疑彧之心也蔑逆之人必有腹心之輔而相與謀者皆不義之事也嘗恐其反而噬我故視腹心之人忌之不啻敵國然夫忌之則必以事污之所以使其倚我無所歸而後其人效死於我也爲之腹心者嘗

以事自污所以示其身同為不義庶幾以我為無足忌也或為操謀主九錫之議不義之事也非彧其誰發之迺董昭者顧先焉則彧與操釁端成矣劉裕會朝臣言欲歸老諸人莫喻其意坐散傅亮迺悟叩扉入曰臣宜還都裕無言明日亮如建康遂徵裕入朝沈約勸蕭衍舉大事衍召范雲告之且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子必待我遂先令俄雲來不得入徘徊閣外但言咄咄自古奸雄舉事嘗微示風旨於其黨其黨相與狙伺其意乘機應會若猛獸鷙鳥之發唯恐人先之如亮與約者豈特藉為富貴之階哉亦恐其禍之及也

篡竊之事圖之嘗數十年而成之在俄頃此俄頃間與
為同則共其富貴與為異則被其誅勠利害之機間不
容髮故圖之不得不密而發之不得不捷也操之望九
錫久矣特以外則四方多難內而王室有人故狐疑相
伏今內憂外患芟除略盡而操年老矣固事機之會也
彧智於生平而闇於一日錢於恒時而偶昧於當機董
昭之言發於口而彧固當悔之矣而操必不諒也主臣
之間釁端已開而求復合保全終始豈可得哉彧誠萬
萬無生理其不待操加戮而死者智也自知當死托止
論以自詭者計出於無聊也徐知誥篡吳宋齊邱為謀

主及周宗諷吳王傳禪齊邱恐其先己手書切諫請斬宗謝天下百官上表齊邱不署吳之有國淺慕之者易易則心無所忌故知誥於齊邱可以不殺漢之有天下久慕之者難難則心多所畏故操之於彧不得不除彧不幸而齊邱幸耳後齊邱遂請遷讓皇絕太子建屬籍知誥衹不許而陰用其言彼其勸進既已後人而迹以此爲先人自固之術猶亮與約故智也齊邱之心彧之心也謂彧實望操以忠漢者豈齊邱實責知誥以存吳哉

宋璟論

嘗讀易卦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夫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亦甚難得矣而君子斷然拒之不受豈好為已甚之行哉誠權於利害是非之介慮之精而見之甚確有不如是不可者也昔唐至中世女主擅國張易之昌宗之徒專權亂政獨宋璟挺然羣衆中特立不撓然其時武后雅悍而于公則改容晉接有加禮矣易之昌宗肆無顧忌而于公則推位讓坐事之唯恐不至矣小人承順君子如此即稍貶節以慰其心誰曰不可而公絶之愈嚴天下之人

皆為之懼不知其於是非利害之介慮精而見確合於大人之事也夫小人於君子如方員不侔而枘鑿之難入一旦畀躬戢體以相傾奉豈有尊德慕道之心哉彼以君子者當世所重欲借之以飾其詐而濟其私陽博折節之名陰圖自便之實為君子者不知而入其圈中彼直以私人畜我而頤指氣使唯其所欲於此之際而思稍示同異不至戮辱不止史冊所載非一事矣李固之於梁氏荀彧之於曹公是也或不足道固之剛明純正豈肯委身梁氏者哉不能絕之於始而輕就之馴至殺身而不悟良可悲也公固早鑒之矣且夫小人者雖

其自處貪冒無恥其於邪正之數亦未嘗不明也淮南王歷叙漢臣獨惮一汲黯李師道輦金帛數萬至杜黄裳門則不敢入何則其嚴毅之氣足以陰折其謀雖逆如其必不爲已用而不敢替敬畏之心也易之昌宗之惮公者豈異是乎假令見其一日之恭敬驟與交懽彼將玩弄我股掌之間而以楊再思宗楚客之流待之又安肯岸然戢體以相傾奉也哉故夫君子不幸而近小人苟不至困戚之崇禍未有不如再思楚客之詆辱而已者也或曰易之書成於孔子佛肸之召孔子且欲往焉何哉曰必孔子而後可非孔子斷不可也孔子不云

乎世之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孟子爲齊使王驩

朝暮見未嘗與言行事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且不能

而况不如孟子者哉

李勣論

李勣為李密將守黎陽不肯背其主籍其土地户口兵馬錢糧之數使密自獻之於是太宗嘉其忠遺命高宗遂以為相及武氏之禍勣以一言定廢立之策唐之天下幾至於亡論者無不惋憤悼歎以為勣乃姦人之尤其始不背密者明知太宗英主可以義動欲借此自結於新君其後見高宗庸闇肆無顧忌顯爲憸邪之舉與前行事原出一轍予獨有疑焉勣之降也唐之儲位未定勣烏知太宗之必為帝而預結之乎太宗之諸隱太子問李靖靖不答問勣勣亦不答勣又何結之於平日

而反絶之於危急之際乎以吾論之勣之沈毅英果足
為良將但其為人猶匹夫之小節昧聖賢之大道而獨
惜太宗之遂以為相耳何則為相與為將不同為將者
殊致在前死亡在後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不必事之皆
合於義言之皆出於正也若夫相豈其然乎上為天子
之倚毗下為臣庶之觀法一言之不當萬世譏其非矣
一事之未善天下被其害矣勣起於草莽雖天資質直
素未嘗有一日學問之功其始之不背李密者特出於
布衣之交一時意氣之相許而未必熟究夫君臣之大
義也彼見宮掖之内夫婦之間以為人主之家事外廷

不必關其說豈知其為人倫之本稍一不慎而宗社之禍遂至於此哉勣之為害特出於不學而後世遂與許敬宗李義府之流同類而誅之亦可哀矣吾謂如勣之才不令為將使北捍突厥西誅吐蕃為國蟹不朽之績而反使之垂紳端笏正色立朝責其治平之效以知敗壞至此此則太宗之過而非勣之罪也嗚呼國以一人興以一人廢相之所繫非輕也太宗一不悟而唐之天下幾乎不造又使國之良將不得以功名善其終豈不重可惜也哉

周公論

古今時代之異而人心亦從之而變雖聖人制行有不能盡出於一者矣人心之機智未開淳樸猶在苟可以濟時而救變者聖人不難冒天下之不韙而斷然行之不疑及其智開而樸散事變之來聖人亦委蛇巽順自處無過之地以待是非之論定而後徐圖其功此亦時勢之無可如何而有識者之所當愼擇而深思也昔常怪商周相去五六百年伊尹旣立太甲復放之於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群叔流言周公居東避之至於三年成王始悟迎公復位未嘗不歎世道之變而周公

處之之善也夫周公以叔父之尊受顧命之重一聞二叔之言赫然興師討罪人而誅之豈真有利天下之心而顧翻然退避甘執匹夫之節哉周公以爲心者藏於中而難知而行事者人之習見而習聞也世有人焉左手紾其兄之臂右手奪其食而曰吾欲爲太伯伯夷之事則人必啞然笑之今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而輒興師以誅不順已者心即無他其又何以自白乎彼流言之禍急之則愈生緩之則自解我惟引身而退使人曉然知其無貪位固祿之念以俟主心之既悟然後奉詞而伐之蔑不濟矣且伊尹之時其君忽廢忽立而天下恬

然不以為賢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悅其同朝之賢者尚如此况天下之人乎於此之際而周公欲毅然自行其意又安可得哉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夫周公之志豈不若伊尹哉時有所不可而勢有所不能即欲不出於遜避而不得也或又謂功震主者必危位偪上者必殆倘周公居東而王終不悟且有不測之事奈何曰是非周公之所知也夫人臣執節不二以事其上雖有利害其誰避之且夫三代而下其臣以地勢陵逼進而不止得志則為王莽董卓不得志則為曹爽楊駿卒之身死名僇為萬世笑孰與夫守道俟

命者邈有得而無喪哉昔人有言擇福莫如重擇禍莫

如輕彼周公者亦明於禍福之輕重而已矣

大臣論

古之所謂大臣者我知之矣憑權藉勢席寵榮資富貴已無寸長之可見而妒賢嫉能怙主以爲威者無論矣進是而求之求其才之足以任事而有益於國家者十而不得一焉更進是而求之求其不僅以才見而其足以任事爲更有益於國家者百而不得一焉更進是而求之求其才爲絶人之才而又有超世之德以濟其才以卓越乎古今者千而不得一焉夫如是止矣其才與德足以盡乎一人之用則亦一人焉而已矣其才與德足以盡乎一時之用則亦一時焉而已矣一人之用不

可以當千萬人一時之用不可以繫數十世蓋一人之身其量可以無窮而其用則不能無限目可以見耳可以聞手足可以胼胝心思智慮可以經營而審處至於物情偵踏世變紛乘其不窮于耳目手足心思之外者有幾況乎一人之身不過百歲功名之著近者數載遠者數十歲耳當時則榮身沒則已是故管仲可以覇齊桓管仲死而齊桓之業隳矣王猛可以強苻堅王猛死而苻堅之績敗矣彼當其主之身而已若此又安望姜氏苻氏之子孫數世而後猶食仲與猛之利也哉夫仲與猛所稱才之有益於國家而足以任事者也其效周

不過如是舍是而求之于有德者如唐之宋璟裴度宋之韓琦富弼范仲淹司馬光僅矣而觀于天寳元和熙寧元祐之間繼起之人其效亦遂不過如是使古之大臣而其效皆不過如是則亦已耳古之大臣而其效或不止於如是也我安得不更進而求之夫天下未嘗無才而一人之才則不足恃天下未嘗無德而一人之德則不足憑故大臣之道在乎以人事君而已矣天下有僅為一人之心有不僅為一人之人有僅為一時之人有不僅為一時之人大臣者必有兼容之量有博取之功不自眩其才而人之才皆我才不自矜其德而人之

德皆我德故大臣之以人事君者必合千百人之身爲一人之身也夫然故其功大者其澤深其源遠者其流長其所成就豈特一時而已固將歷數百年而猶繫人之歌思矣舜之稱禹曰惟不矜故莫與爭能惟不伐故莫與爭功夫禹之意豈巧爲避匿而忌人之爭其功與能哉彼視人之功與能無非如出於已者而使天下皆忘其爭之心而各自效其長是以唐虞之治超軼於前後也夫如是則可爲大臣之極矣秦誓之稱一个臣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噫後

之大臣能如是焉則幾矣稽之史冊不可一二數而惟狄仁傑爲近之唐至武氏而禍極矣其不動聲色而轉危爲安者仁傑之力也而其功之出于張柬之等者仁傑不及見也不及見而歸功於仁傑者以柬之等皆仁傑所薦也嗚呼古稱一个臣仁傑有焉夫爲大臣者豈徒不事權勢不爲媢嫉而遂足當此一个臣也哉

講官議

康熙十一年十月日講闕員內閣公同翰林院掌院官舉詞臣堪充職者列名上奏

皇上御乾清門引見十四人於是編脩葉方藹為議議曰伏見

皇上天縱聰明孜孜問學而又嚴重講官遴選至再其難其慎可謂至矣嗚呼苟非其人曷稱厥職竊思講官與他官不同他官尚取年少英銳才智辦給始足辦事而講官則必訪求老成質重年長有學行之人乃克稱其官嘗觀三代以下延禮儒生莫如兩漢建元元光間

徵聘賢良數百人其最著者申公年九十餘轅固生平八十餘董仲舒年五十爲經生大師而公孫弘亦年六十六位丞相封侯其後若韋賢蔡義夏侯勝蕭望之以迄東漢則有桓榮父子張酺楊賜劉寬輩皆以耆儒入侍經幄出參國政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唐開元中立翰林始置講讀官明皇命馬素褚無量更日侍讀閱無量年老勅賜腰輿出入殿廷則二人之爲耆碩可知也趙宋建國尤重講筵導儒彥孫奭杜鎬胡瑗孫復程頤楊時之徒或拔自庶官或升自田野皆一時老成在上左右故能引經據義不肯苟且日進讜言以弼成君德

歷代所重在此不在彼甚彰明也禮四十服官政孔子

曰四十不惑孟子曰四十不動心左雄定孝廉格非四

十不得舉蓋以人年踰四十則讀書多歷事廣於此而

節不變則終其身不變矣

天子眷念儒臣欲其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使

聖心日知其所未知若夫輕巧圓捷候顏色承意旨則

左右使令自不乏人亦何藉於此數臣哉竊謂嗣後講

官缺出宜先取本院官年長資深有學行者開列上奏

引見日令講經義一篇以觀其能通聖賢大旨與否再

則詢以往古治亂興亡或當世時務以觀其議論之邪

正器識之深淺與否則其本末立見人人思自奮勵以
對揚休命矣方今四海靡靡日趨偷薄在位者以速化
為能事惟有迂視濶步進鈍木訥之士可以救之苟能
深思其意存什一於千百不獨有光
聖德亦且有贊
聖治其為裨益非尠小也謹議